

长篇小说

不死华佗

毒门刺客，身怀绝技；
少年神医，来历成谜。

龙玄策 著

岐黄秘术，翻云覆雨断生死
不死神医，阴差阳错乱三国

译林出版社

篇小说

不死华佗

龙玄策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死华佗 / 龙玄策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447-6961-7

I. ①不… II. ①龙…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54869 号

不死华佗 龙玄策 / 著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肖 瑶
装帧设计 Metis 灵动视线
校 对 张兰坡
责任印制 贺 伟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10-85376701
排 版 Metis 灵动视线
印 刷 三河市延风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960 毫米 × 640 毫米 1/16
印 张 23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961-7
定 价 32.8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质量热线: 010-85376178

目 录

楔子：华佗铁口断生死 / 1

第一章 阳亢之病 / 3

第二章 大汗亡阳 / 7

第三章 熏药救命 / 12

第四章 身藏毒虫 / 17

第五章 太医药丞 / 21

第六章 两医相斗 / 25

第七章 藤黄克毒 / 28

第八章 银钗刺腹 / 32

第九章 马贼突袭 / 35

第十章 红信迟来 / 38

第十一章 脚上毒疮 / 42

第十二章 毒疮转移 / 45

第十三章 牛瘪药汤 / 49

第十四章 药草淫羊 / 53

第十五章 暗中下毒 / 56

第十六章 当阳桥上 / 60

第十七章 张飞断桥 / 64

第十八章 鳝血止血 / 67

第十九章 歌姬冷柔 / 70

第二十章 小儿痘疹 / 74

第二十一章 毒蚊发疹 / 78

第二十二章 神医华佗 / 82

第二十三章 同病异治 / 85

第二十四章 何为坐药 / 89

第二十五章 五禽虎戏 / 94

第二十六章 东吴周泰 / 97

第二十七章 开膛破腹 / 101

第二十八章 华佗被掳 / 108

第二十九章 东吴战船 / 111

第三十章 张飞见鬼 / 115

第三十一章 国道医道 / 119

第三十二章 张飞痛经 / 123

第三十三章 竹鸡半夏 / 130

第三十四章 救治死人 / 134

第三十五章 起死回生 / 138

第三十六章 阿斗不傻 / 141

第三十七章 刘备大帐 / 146

第三十八章 逼走如玉 / 150

第三十九章 老蚌含珠 / 156

第四十章	身陷虎笼 / 160	第六十三章	巾幗战将 / 257
第四十一章	虎口逃生 / 164	第六十四章	针锋相对 / 261
第四十二章	为虎治病 / 167	第六十五章	火叶斑 / 265
第四十三章	坐堂医生 / 171	第六十六章	冬至一阳生 / 269
第四十四章	异病同治 / 175	第六十七章	直闯曹营 / 273
第四十五章	医圣收徒 / 178	第六十八章	横槊赋诗 / 280
第四十六章	夜探青楼 / 183	第六十九章	寒蝉钗 / 285
第四十七章	黑衣毒尊 / 187	第七十章	同为伶人 / 289
第四十八章	巧治杂病 / 193	第七十一章	麻沸散 / 294
第四十九章	傅粉何郎 / 197	第七十二章	本是华源 / 299
第五十章	圣手新生 / 200	第七十三章	赤壁燎原 / 307
第五十一章	张昭吐血 / 206	第七十四章	华佗入狱 / 313
第五十二章	孙权打虎 / 210	第七十五章	许昌大牢 / 318
第五十三章	医梦除鬼 / 214	第七十六章	医者仁心 / 322
第五十四章	曹玉被囚 / 219	第七十七章	百合病 / 327
第五十五章	狐惑症 / 223	第七十八章	大殿斗医 / 332
第五十六章	贵人难医 / 228	第七十九章	紫心百合 / 337
第五十七章	小虎医美人 / 231	第八十章	旧仇新怨 / 343
第五十八章	三部九候 / 235	第八十一章	以身试药 / 347
第五十九章	周瑜醉酒 / 239	第八十二章	青囊书 / 352
第六十章	蒋干中计 / 243	第八十三章	从此人间无华佗 / 355
第六十一章	蒋干盗书 / 247	第八十四章	尾声 / 360
第六十二章	曹操中毒 / 253	附	/ 363

楔子：华佗铁口断生死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各路诸侯，征伐不断。华夏子民，上至庙堂之上的文臣武将，下至田野乡间的贩夫走卒，十之八九不死于兵，则死于病。不过几年的光景，大江南北，荒野千里，白骨累积，人相食啖。正当天下生灵尽遭涂炭之时，神州大地涌现出了不少妙手仁医，他们悬壶济世，救死扶伤，活人无数，深得百姓爱戴。这其中有两位大夫最为有名，一位是在公堂坐诊的医圣张仲景，另一位是云游四方的铃医华佗。

华佗行医多年，每每妙手回春，让人击节赞叹。广陵太守陈登，乃曹操心腹爱将，深得丞相信赖。这一年，他突然得了一种怪病。犯病时，陈登胸闷难耐，面红耳赤，心烦意乱得吃不下饭。没过多久，整个人就面黄肌瘦，快不行了。危急时刻，部将薛平请来了神医华佗。华佗号过陈登的脉搏，神色凝重地说道：“将军，你的胃里面已经有了好几升的毒虫！如若再晚几天医治，这个病就要成为更加可怕的内癭之症，到那时候恐怕连神仙也救不了你。”

陈登惊恐万分，恳请医治。华佗当即给他开了两服汤药，陈登喝完第一剂汤药没多久便开始呕吐，一会儿工夫，就吐出了三升多小虫。这些小虫头部是暗红色，吐出来的时候还在蠕动，样子甚是骇人。华佗因此猜测，陈登得怪病的缘由是吃了藏有虫卵又没煮熟的鱼片。

喝了药汤，陈登身体慢慢康复，此时华佗又说道：“大人，你的病只是暂时好了，三年之后还会复发。到那时候，能找到名医的话，还有活命的可能，如果找不到名医，就必死无疑了！”

三年后，华佗的话果然印证，陈登再次犯病。然而不幸的是，遍寻神州各地，都不见华佗的踪影。有人说华佗到塞外行医去了，也有人说华佗到山中采药去了，各种说法，不一而足。既然找不到华佗，那么就只能找其他名医。江南的张仲景虽然和华佗齐名，可是他远在千里之外的长沙郡，远水救不了近火。除了华佗和张仲景外，太医院里的太医应当是医术最高明了，然而几年前太医院发生了一件大事，医术好的太医通通逃走了。

神医和太医都找不到，剩下的法子就只有在村野乡间寻找良医了。不过这些游方郎中良莠不齐，大多是泛泛之辈，对陈登的怪病不是束手无策，就是乱说一通，更别说对症下药了。情急之时，又是薛平献策，许昌城里有一位草头大夫，姓叶名源，字水弗，治病时常有神效。只不过此人生性孤僻，行事乖张，独来独往不说，平日里更是只知纵情享乐。最让人不解的是，他只给歌姬、舞伎看病，其他人等，即使是王公贵族亲自登门拜访，他都不会正眼看一下。

病急乱投医，陈登此时哪里还管得了看病的是什么样的人，遣部将薛平连夜动身。到了许昌城后，薛平从旁人口中得知，叶源为了一名歌姬和权贵争风吃醋，犯了事，几日前逃走了。薛平顾不上歇息，顺着叶源逃走的路线，马不停蹄地又赶往荆州。这一日黎明时分，薛平骑着快马，到了当阳城外不远的坝陵村中。

第一章 阳亢之病



扫码分享电子版

建安十三年，九月，当阳道，坝陵村。

董家三兄弟一动不动地站了半个时辰，可是他们面前的神医叶源只是搂着怀中的女儿，头也没抬起来一下。

打头的董仲虎终于耐不住性子，问道：“叶郎中，能救我大哥了吗？”

叶源斜眼看了下女儿，问道：“小商，东西吃完了吗？”

小女孩眨巴着杏仁大眼，抹着嘴回道：“阿爹，红枣糕吃完了，但是桂花糕还没吃完。”

叶源点了点头，道：“嗯，好，慢慢吃，不要噎着了。让他们再等等。”

“什么？还要等？”董氏兄弟勃然大怒，纷纷嚷了起来。三兄弟背后就是他们的大哥——犯病的董伯龙。此时的董伯龙怒目圆瞪，嘴咬布匹，虽被绳索牢牢地捆在木桩上，但全身上下还是青筋暴凸，一副想要挣开绳索动手打人的架势。最碍人眼目的是，董伯龙裤裆中那话儿高高翘起，甚是有碍观瞻。

原来在几天之前，董伯龙胡乱服用了一些起阳药物，结果精神亢奋，浑身充血。几日来他毫无睡意，御女无数，那话儿从来没有低下过头。董氏兄弟初时还羡慕不已，后来发觉情形不对，再这么下去，董伯龙定然阳亢而亡。几兄弟一合计，连忙锁住了董伯龙，四处求医。

就这样接连找了十三个大夫，每个大夫都说董伯龙阳亢阴虚，又不知节制，加之送来晚了，没得救了。董家的老二董仲虎粗通医术，也知道大夫们所言非虚，但他还是不死心。机缘巧合下，得知从新野南下的流民之中有一神医，名叫叶源。

说是神医，实际年纪很轻，还不到而立之年。他在许昌行医时，也只是在歌女、盗贼等下九流人群中小有名气。最让人不解的是，如今的叶源口乌目赤，精神萎靡，一看也像是得了重病眼看就要见阎王的人。光是这些倒也罢了，叶源还举止乖僻，不近人情，稍不满意，便拂袖而去，不理病人死活，根本没有医者那种悲天悯人之心。要不是叶源说董伯龙还有一半活命机会的话，董氏几兄弟早就把他打成肉酱了。

董氏兄弟不停地叫嚣，叶源却不为所动，别人的生死对他来说又有什么大不了呢。待女儿小商吃完桂花糕，他抬起头来，问董仲虎道：“时候差不多了，让你们准备的药材都准备好了吗？”

董仲虎笑逐颜开道：“都准备好了，叶郎中你看，包袱里有人参、党参、当归……”

“不必说了，”叶源挥手打断了他的话，说道，“其他药物我都不要。我只需两味药物，一是锁阳，一是乌头。”

“锁阳？乌头？叶大夫你没说错吧？”董仲虎的眼睛一下瞪得老圆，他虽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大夫，但也粗通医理。那乌头本是辛热至阳的药物，虽然也有回阳救逆之神效，但是董伯龙本就是阳亢阴虚的体质，怎么还要补阳呢？再加一味锁阳的话，那就更糟了。锁阳的药性就是锁住体内的阳气，让其不会散掉。这样一来，董伯龙说不定会喷血而亡啊！

叶源没好气地道：“犹豫什么？你是大夫，还是我是大夫？快去拿药材！”

董仲虎踌躇了一下，点头道：“好……好。”此时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他窸窸窣窣从青囊中摸出了锁阳，可是要拿乌头的时候却犹豫不决，叶源再三催促，他才拿出了一块根茎状的东西。

叶源紧盯着那个东西，大怒道：“你当我是第一天行医吗？这锁阳虽是锁阳，但是乌头哪里是乌头？这分明是附子！”

董仲虎脸上神色阴晴不定，十分难堪，叶源又说道：“乌头和附子虽

然同根所生，却有云泥之别。乌头乃主根生成，形如乌鸦之头；附子却是侧根生成，形如妇人怀中的小孩。这两个东西虽然都有回阳救逆的疗效，但是药效却大有不同，乌头的药性胜于附子数倍啊！”

董仲虎额头冒着冷汗，带着哭音说道：“董某怎敢欺骗叶大夫？乌头、附子这两样东西虽然都是药，但同时也是毒啊！常人服用过量的乌头或者附子，都会毒发身亡，更别说我大哥了。他如今阳亢阴虚，外强中干，身体根本扛不住这个药的药性啊！叶大夫，你要不要在药方里再加点生姜、甘草等物，这样也好压一压乌头的生猛药性？”

叶源笃定地摇了摇头道：“万万不能，若是这样就是害了你大哥！时候不早了，你快点去煎药。记住，千万不能拿错药，也不要多加什么药材。如若不然，明日此时你大哥定会血崩而亡。”

“这……”董仲虎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为今之计，也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了。董仲虎走后，叶源又看了看留在原地的董叔豹和董季熊，指着不远处的地方说道：“看到了吗？那里有块石地，劳烦二位点燃松枝，把石地烧一烧。等烧热之后，便移开灰烬，在上面铺满桃叶。”

董叔豹和董季熊领命而去。待到董家兄弟走远，叶源搂着女儿小商柔声问道：“小商，桂花糕好吃吗？”

“好吃啊！”小商摸着叶源的胡须问道，“阿爹，我们能走到夏口钟家村吗？”

叶源举目望向远方，笃定地点了点头道：“能啊！有阿爹在，怎么会到不了呢？”

从上个月起，叶源就带着女儿小商逃命。他们父女俩一路从许昌逃到新野，又从新野逃到坝陵村。好不容易喘一口气，没想到叶源身上的旧伤又犯了。

不多时，石地烧旺，铺满了桃叶。叶源步履蹒跚地走到了旁边，试了试桃叶床的温度，便坐了下来。董叔豹不解地问道：“叶大夫，我大哥是阳亢之体，还需要睡这个床吗？”

叶源摇摇头道：“错了！此床和你大哥无关。这是我要用的！”

“什么？”董叔豹怒眉高挑，怒道，“那我大哥呢？”

“别急，尔等也不是白忙活。”叶源拿出毛笔，沾了一些草灰木炭，走到了董伯龙身前。他抬头看了看头顶的太阳，轻声道：“午时初刻，是时候了。”话音未落，叶源撕开董伯龙的衣袖，用毛笔在他左右手臂上各点了几下。

熬药的董仲虎走了过来，他看着董伯龙胳膊上的草灰点，嘀咕道：“极泉穴、青灵穴、少海穴……叶大夫，你点的都是手少阴心经上的穴位，这是为何？”

叶源冷然一笑，道：“你听说过子午流注吗？”

“嗯。”董仲虎点了点头。人身体内有十二经络，分别对应着每日的十二个时辰。由于时辰的变化，经络中的气血也随之变化，这就是子午流注。

叶源又道：“当下是午时，是心经气血最旺的时候，也是人一天中阳气最为旺盛的时候。仲虎，那汤药应当煮好了，你去取来给乃兄灌下，然后把他放到艳阳之下。记住，切不可让树荫遮住他，更不能让他乱动，不然定会前功尽弃。”

董仲虎瞠目结舌，疑惑道：“叶大夫，你究竟在干什么？我大哥本就阳亢阴虚，如今又要喝补阳锁阳的药汤，加之你又让他站在午时的太阳下，如此一来我大哥还有命可活吗？”

叶源冷笑道：“不这样，他更没命活！你好好盯着你大哥手臂上的草灰点，如若那些草灰点由灰变白，又由白变红的话，就可以来叫我了。”

“叶大夫，你要去哪儿？”

“我要睡觉了。”叶源不理睬目瞪口呆的董家兄弟，带着小商走到桃叶床前。此时的叶源身体十分虚弱，眼珠泛白，嘴唇干裂，脚下也打着踉跄。

小商牵着叶源的手，不安问道：“爹爹，你不舒服吗？”

叶源摆了下手说道：“爹爹……很好！小商放心，爹爹一定会带你去钟家村的。”

“爹爹，娘呢？她在哪里？小商好久没看到她了。”话音甫毕，小商晶莹的泪珠就落了下来。

“你娘她……”叶源神情黯然。有时候回忆就像一把刀子，想一想都会觉得心痛。兴许是体虚气弱，叶源头枕在桃叶上，对小商说道：“你娘在钟家村等着我们！”

“真的吗？太好了，我能见到娘了。”小商顿时破涕为笑。

叶源轻轻叹了口气，道：“小商，爹爹有点累了，想睡一会儿。待会儿要是爹爹没有醒来的话，你就叫爹爹醒来好吗？”

“爹爹，待会儿是什么时候呢？”

叶源轻声道：“你站在太阳下面，如若觉得自己的影子最短，那就是午时三刻了，那个时候就叫爹爹醒来好吗？”

“好！”叶源看了看小商，目光中带着眷恋不舍的神情，似乎怕睡下去后就再也见不到她了。

第二章 大汗亡阳

董氏兄弟虽对叶源有诸多不满，但还是按他所说，给董伯龙灌了药，接着又把他放到了骄阳下面。当下虽是九月，却还是艳阳高照，才过了一刻钟，董伯龙就全身冒汗，有虚脱的倾向。三弟董叔豹气道：“二哥、四弟，若是那草头郎中救不好大哥，老子就一刀结果了他。”董仲虎和董季熊都点了点头，两人都是一样的心思。

小孩贪玩，虽说过了正午，小商还是在场子里自顾自地玩耍。她一

下子拔根野草，一下子又扑向蝴蝶，玩得不亦乐乎。这时小商趴在一片斜石上，抬头瞅了瞅太阳，又低头瞅了瞅自己的脚跟，忽然想起了什么，嘀咕道：“影子不见了，对了，要叫醒阿爹了。”

她蹑手蹑脚地走到桃叶床前，摇了摇叶源，然而叶源就像死了一样，没有一点反应。小商又大喊起来：“爹爹！爹爹！”叶源却依旧没有任何反应。小商“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董仲虎留意到这边的变化，朝兄弟们使了个眼色，走到叶源面前。此时的叶源唇角发白，眼睛凹陷，全身正冒着大汗，虽在睡梦之中，神情却痛苦不堪。董仲虎蹲下身看了看叶源身上的汗珠，那汗珠隐隐发光，里面似有油脂。

霎时间，董仲虎脸色大变，口角哆哆嗦嗦地说道：“汗出淋漓，其色如油，这是大汗亡阳之兆！难道他要死了吗？”董仲虎又搭了下叶源的脉搏，惊慌失色道：“关部短，上不通寸，下不通尺，这是阴阳绝脉啊！叶源，必死无疑！”说罢，董仲虎一下子瘫坐在桃叶床上，许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所谓大汗亡阳，就是人之将亡时，体内的阳气会随着汗液散尽。董仲虎知道亡阳之后便是亡阴。亡阴之时，人体内的阴液也会干涸。他怯怯地掰开叶源的嘴巴，此刻叶源舌苔已干，根本见不到唾液，这正是亡阴的征兆。亡阳亡阴之后，那就是阴阳离决了，届时就算大罗神仙来都没有用了。

小商虽然年幼无知，也懵懵懂懂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哇”的一声，趴在叶源身上大哭起来。那一头的董叔豹和董季熊见到这番景象，也顾不得叶源的嘱托了，急忙解开了董伯龙身上的绳索，把他带到了树荫下面。

董仲虎还不死心，又摇了摇叶源的身子，但是叶源一动不动，一点回光返照的迹象都没有。正当众人心急如焚的时候，叶源身上突然不冒汗了，口中唾液再次冒了出来，喉咙里有了“咕噜咕噜”的声音。不多

时，叶源翻身醒了过来，他怒瞪着董仲虎道：“你扼我喉咙干什么？”

“我还以为……”董仲虎声音软了下去。

叶源接话道：“你以为我大汗亡阳，就要死了吗？”董仲虎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叶源又道：“这些都是桃叶床带来的假象，你学医不精，怎能懂得了那么多！”

董仲虎尴尬地支吾了几声，却没多说什么。岐黄之术博大精深，根本不是他这种粗通皮毛的人所能置喙的。叶源转身看了一眼树荫下的董伯龙，盛怒道：“谁让你们这时候就把他放到树荫下的？我的话难道没人听吗？”

董叔豹和董季熊如同做错事的孩子一样，缩在一旁，不敢吱声。叶源三步并两步地走上前，董伯龙胳膊上的草灰点只是由灰转白，尚未由白转红。叶源怒气填胸，又道：“你们这是要他死吗？”董叔豹和董季熊受到惊吓，双双跪在地上，狠狠地扇自己的耳刮子。

董仲虎连忙打圆场道：“叶大夫息怒。我三弟、四弟确实鲁莽，我自会教训他们的。为今之计，是想法子救我大哥啊！”

“还能有什么法子？”叶源突然指着病中的董伯龙，怒道：“我知道你什么都听得见，当下你给我听好了，如今是天要亡你，你不死都不成！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们董氏兄弟都是水贼，干的都是些打家劫舍、伤天害理的勾当，这是不义！”董伯龙听到此话，虽口不能言，但怒目圆瞪，着实愤怒。

叶源又道：“你和你兄弟都是锦帆贼甘宁的部下，如今甘宁投奔孙权麾下，尔等非但不跟从左右，反而抛弃旧主，占山为王，这就是不忠！”董伯龙青筋暴露，整个身体都涨红了。董叔豹和董季熊刚想说什么，却被一旁的董仲虎伸手阻拦。

叶源再道：“你做草寇也就罢了，还不知节制，乱用起阳之物，甚至玷污妇女。天怒人怨之下，得这阳亢之病，那也是十足的报应。实话告诉你，今后你很难再行人道之事，更不会有什么子嗣。不孝有三，无后

为大，你就是一个不忠不义不孝之人，活着弄脏了朗朗乾坤，死了糟蹋了阎罗府邸，我还救你干什么？”

叶源的话刚说完，董伯龙就“哇”的一声吐出了口中布匹，“膨”的一声崩开了身上绳索，张开铁钳一样的双臂，嗷嗷大叫着朝叶源扑了过来。见董伯龙袭来，叶源却笑了，眼睛紧紧盯着董伯龙手臂上的那些草灰点。忽然间，他朝董仲虎等人大叫了一声：“快摁住你们大哥。”董仲虎听到此话，稍微愣了一下，旋即明白了，一个箭步冲了上去。

一旁的董叔豹和董季熊一动不动，傻傻愣在原地，董仲虎暴喝道：“还愣着干什么，时机稍纵即逝，再等一会儿大哥就没得救了！”此时那两个后知后觉的董家兄弟才发觉董伯龙胳膊上的草灰点都变成红色了。

气为血之帅，气急则攻心，董伯龙被叶源骂了一通后，气血一下走到了手少阴心经的穴道上，那些草灰点自然就变成了红色了。

叶源急忙从腰间青囊抽出一根银针，对着董伯龙手臂上草灰所点之处，猛扎了下去。扑哧数声后，穴道处的血液便如喷泉一般喷涌而出，形成血柱，溅得四处都是。

董仲虎此时也想明白了，口中嘀咕道：“阳盛极则阴生，叶大夫方才所作所为都是让大哥体内的阳气达到极致。只有这样，大哥体内的热毒才能随着血液聚集在手少阴心经上的几处穴道上。此刻再用银针刺破肌体，让脏血、毒血流出来，这样就能解了阳亢热毒，进而让体内阴气滋生，阴阳协调了。”

不多时，董伯龙流出的血液由黑转乌，又由乌转红，那突兀的阳物也耷拉了下来，整个人的气色好了许多。董仲虎向叶源投来求助的眼神，似乎在说：“我大哥好了吧？还需要放血吗？”

叶源心领神会，回道：“除了少海穴，其他穴道就可以止血了。你拿一只碗来，接住少海穴流出的血。”

“这是为何？”董仲虎虽然不明就里，但还是接了一小半碗血。

“够了，够了，这个穴道也可以止血了。”经此一番折腾，董伯龙如

同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终于蔫了下来。叶源看了看他，说道：“放血，就是《内经》所说的刺络法，此法有去热排毒、活血理气的疗效。我并不是要故意为难阁下。”

董伯龙气喘吁吁地点了点头。叶源又道：“明人不说暗话，其实阁下方才血色转红的时候就不用放血了。此时还要接你一碗血，是另有用处。”

董伯龙苦笑了一声，道：“不……不介意，叶大夫只管用。”过了一盏茶的工夫，董伯龙终于缓过气来。董家几兄弟扶着大哥，跪在了叶源面前，磕头说道：“大恩不言谢，叶大夫的恩，我等日后定会相报。”

叶源冷言回道：“我救人从来都是有所图，尔等不必如此。董仲虎，你大哥的病情虽然稳住了，但体质虚弱不堪，你先带他回去静养吧！”

“好。”董仲虎回头看了下董叔豹和董季熊，道：“三弟、四弟你们留在这里，看看叶大夫还有什么吩咐！”

“我确实有需要他们的地方。”叶源苦笑了一下，对董仲虎说道，“实不相瞒，方才我确实是绝脉，兴许只有十二个时辰可活了。”

“真的？”董家兄弟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叶源又笑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尔等也不用担心，我自有法子。”董仲虎点了点头，叶源医术神乎其神，这天下间就没有他治不好的病。

不多时，董仲虎找来一辆马车，准备载着董伯龙离开。临行前，董伯龙说道：“叶大夫，你方才所说的不忠不义不孝之言，深触我心。我们兄弟想好了，待我病好之后，不会再干那些打家劫舍的勾当，届时我会投奔孙吴水师，好好干一番功业。还有，董某虽然好色，但绝不动良家女子，这几日我找的也都是一些烟尘女子。”

叶源漠然道：“你找什么样的女子与我何干？不过若是再乱用药物的话，必死无疑。”

“伯龙知道了。”董伯龙拱了拱手，又看了看自己的三弟、四弟，道：“叶大夫有什么吩咐，你们照着去做就是，断不可推三阻四。”

“小弟明白，大哥安心回去吧！”

第三章 熏药救命

马蹄声声，马车载着董伯龙、董仲虎绝尘而去。董叔豹和董季熊围在叶源身旁，轻声问道：“叶大夫，有什么吩咐你就说，不用客气。”

叶源看了看身旁的小商，低声道：“我不会客气的。我要你们做的事情很简单，那就是……葬了我！”

“啊？”董氏兄弟都瞪大了眼睛，口中嘀咕道，“叶大夫，我们没有听错吧？”

“叶某为何要骗你们？”叶源沉下脸，深吸一口气说道，“我让你们留下来，就是想让你们帮我挖葬坑的。”

“葬坑？”两兄弟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叶源低声道：“你们以为这个葬坑好挖吗？要是换作别人，估计三天三夜也挖不好。”

董氏兄弟竖起耳朵，回道：“叶大夫，到底要怎么干，你说就是。”

“好。”叶源挺了下腰，开始讲解如何挖葬坑。董家兄弟眼珠一下向左一下向右，不停地打转，叶源所说的什么回字坑、熏烟药草、金石药引什么的，如同天书一样，根本听不懂。

叶源见两兄弟冥顽不灵，便从怀中拿出手帕和笔，一边蘸着碗里的血写字，一边又给两兄弟反反复复讲解了几遍，董家兄弟才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兴许是想到什么，董叔豹指着血碗问道：“叶大夫，你是不是没有墨了，所以要用大哥的血当墨汁？”

“也不全是。”叶源把剩下的血倒入药罐中，又在里面放入生姜、甘